

七上三

白氏長慶集

四十七八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七

策林三十九道

三十六達聰明致理化

三十七決壅蔽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四十省官併俸咸吏職理

四十一議有司食利錢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四十三議春官鄉田

四十四銷兵數食休養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四十七御功臣

四十八禦戎狄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

五十議守險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

五十三議肉刑

五十四刑禮道

五十五達聰明致理化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

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

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目達

四聰也蓋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唐

虞以降斯道寢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

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
阻於上下則訛僞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
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
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
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
失所由知也匭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
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
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群下之冤濫所由
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勅累聖所奉雖堯舜

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大和開元之至
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
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
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
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
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
未通冤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
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
條舉廢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

明惟新以初爲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惟
陛下措而行之則堯舜之化祖宗之理可
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
成式不必乎制新規也
然而三十七決壅蔽
臣聞國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
生生於君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
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
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諂諛之言

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
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
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妻以壅之齊桓好味
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
壅矣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
見其意將爲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非
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
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
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然者將在乎靜

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慮趙高之
諛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
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
顧豔色則慮褒姒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
則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
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參於前行
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
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車平三十八君不行臣事一委任宰相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
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
事亂專與亂其弊一也然則臣道者百職
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也方寸所能盡也
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
務於群司各令督責其課受成於宰相不
以勤倦自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
明而黜陟焉則萬樞之要畢矣故失君道

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彛倫未必序也
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
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
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
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肯知錢
穀郟吉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也非宰
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
况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
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

人柄群職由之而理亂庶政由之而弛張
君之心膺待宰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
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得其
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用則勿踈
然後能訢合其心馴致其道盖先王所以
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
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具其制設其制而
董三十九使官吏清廉在均其祿厚
其俸
其俸

臣聞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爲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刻

不已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况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馮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

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刻使天下
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
以恥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爲非者百無
一二也身自刻其祿而望吏之不見其然
當增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與祿限以
臣聞古者計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
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
賦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奉吏
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負必參相得

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沔者臻戶口流亡
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
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
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
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
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
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
不理矣此三者迭爲表裏相須而成者也
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

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負審其祿秩使衆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而使之利其利

百司食利錢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自給而經費有常月徵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利官課積於逋債至使公食有關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在不均况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若日計其費歲會其用舉爲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民而均出散之

天下其數幾何故均之於衆則貧戶無倍
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
矣公私交便其在茲乎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伏乞聖鑒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內外
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
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
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至
有品秩等官署同廩祿厚薄之相懸近乎

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
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
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
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
其田之肥瘠如此則沃墾齊而戶租均等
列辨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
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舉而行之
則前弊必自革矣古之明制也
問對四十三議兵六用捨逆順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
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資以定功
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與否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
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業成王
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由何申逆順
之要安在傳曰先王耀德不觀兵
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
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
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
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
逆順逆順之要大略有三而兵之名隨焉
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爲名尸義然後

動謂之義兵相時觀變取亂侮亡不爲禍
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宜驕作威逞
欲輕人性命貪人土田謂之貪兵貪者
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於天
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之兵先弱敵而後
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之兵先自敗而後
戰也故勝與不勝同歸於亡焉然歷代君
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則思耀武是
獲一兔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弭

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者
根於義自敗者本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
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之要昭
然可見唯陛下擇之書解衆益新如兵
不可西未四銷兵數輝省軍費在斷召募
示軍除虛名二十銷平幽不念其榮校回
臣伏見自古以來軍兵之衆資糧之費未
有如今日者時議者皆患兵之衆而不知
衆之由皆欲兵之銷而不得銷之術故散

之則軍情怨而我心啓衆之削財用竭而
本力疲爲日既深其弊亦甚臣以爲銷兵
省費者在乎斷召募去虛名而已伏以貞
元軍興以來二十餘年陛下念其勞効固
不可散棄幸以時無戰伐又焉用增加臣
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虛簿破見糧
者天下盡是矣斯則致衆之由積費之本
也今若去虛名就實數則一月之內未已
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不填則十年

之間十又銷其三四矣故不散棄之則軍
情無怨也不增加之則兵數自銷也去虛
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費也故臣以爲銷
兵之方省費之術或在於此唯陛下詳之
不等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亦分兵權存
軍陳戎備助軍食林對對而性效在前矣
夫欲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則在乎復府
兵置屯田而已昔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既
定天下以爲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是當

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有常官田
有常業俾乎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
之番遞勞逸之序故有虞則起爲戰卒無
事則散爲農夫不待徵發而封域有備矣
不勞饋餉而軍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候
之制兵賦之義也况今關畿之內鎮壘相
望皆仰給於縣官且無用於戰伐若使反
兵於舊府興利於廢田張以簿書頒其廩
積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將也命之

以府官始復於關中稍置於天下則兵權
漸分而屯聚之弊日銷矣戎備漸修而訓
習之利日興矣軍食漸給而飛輓之費日
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八十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
理兵之將而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
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君功見於選
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則選將之術在

乎因人之耳而聽之因人之目而視之因
人之好惡而取捨之故明王選將帥也訪
于衆詢于人若十人愛之必十人之將也
百人悅之必百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
人之將也臣以為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
此而求十得八九矣立制斷下法之
賢之四十七御功臣之術而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
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

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
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
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
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
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思之
心啓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息榮
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之
道全或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

察之辨無別而或天時勢之然也親到不
斷全四十八禦戎狄雖微歷代之策陳當
不味今之宜也而整奉土之少蓋命也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略多矣故王恢
陳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
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
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爲可者又問今國
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
戎乎討之則疲頓師徒捨之則侵軼邊鄙

許和親則啓貪而厚費約盟誓則飾詐而
不誠今欲遏彼虔劉化其桀驁來遠人於
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臣聞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
方異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爲侵暴之患久
矣而備禦之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
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
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
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

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
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
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
用賈誼之術則羗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
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
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
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略之患暫寧而
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匈奴所欺
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
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
望故漢武由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
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
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
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以今參古棄短
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爲近筭淺
圖非帝王久遠安邊之上策何者臣觀前
代若政成國富德盛人安則雖六月有北
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

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
富則師壯師壯則令嚴人安則心固心固
則思理如此又又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
諸侯將在於四夷矣則暫雖有事何足憂
矣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不虞人困則心
離心離則思亂如此又又則天子之憂不
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矣則暫雖無事
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
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懷外近

悅遠來北虜嚮風南蠻底貢所未化者其
餘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
蠆不以士馬強而才力盛恃之而務戰爭
不以亭障靜而煙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
且防其侵軼遏其虔劉去而勿追來而勿
縱而已然後略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大
猷以政成德盛爲圖以人安師壯爲計故
德盛而日聞則服服必懷柔師壯而時動
則威威必震讐夫然可以不糜財用不煩

師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親而內附如此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來河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之少許起三年之久且可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必或來而必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西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遇侵掠禁奪攘則可矣若犬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

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雖肯當之今若合之爲五將統之以一帥將合則勦力帥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賞罰然後據便宜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爲也臣又爲自古

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
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
關能制其開闔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
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可以少息矣
必與五寸議守險 德與險兼用然矣卒
問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
在險然則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
守國之誠二義相反其旨何從 然者蓋由

又問以山河爲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
德爲藩者四夷爲之守也何則苗恃洞庭
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又何故也
今欲鑿昌亡審用捨復何如哉論語曰
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
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恃險
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不在險傳曰
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
矣臣以爲險之爲用用捨有時恃既失之

棄亦未爲得也何者夫險之爲利大矣爲
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爲利天地
交泰用之則爲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
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爲藩以仁義爲屏
以忠信爲甲冑以禮法爲干櫓者教之險
政之守也以城池爲固以金革爲備以江
河爲襟帶以丘陵爲咽喉者地之險人之
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
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

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
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
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
取覆亡者是專恃其險也苜子恃其僻陋
不修城郭浹辰之間喪其三都者是怠棄
其險也由斯而觀之山河之阻溝壑之固
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誠而不可棄也智以
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間唯陛下能鑒之
開微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爲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義考其要旨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黃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鑒興亡

從長而用無論今古擇善而行侯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擅戰伐陪臣執國命故聞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民無定主九族爲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冏士衡之論繇是作焉

又曰漢氏侯功臣王同姓其失也爵號大
尊土宇大廣故鴟張瓦解以至於勃亂也
而晁錯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
之弊也既以亡而易衰漢鑒秦之亡也亦
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焉以臣
所觀竊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
王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無疆之休建
不拔之業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源
固邦本之業者在乎刑行德立近悅遠安

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爲
臣妾况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
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於上人心叛
於下如此則九族爲讎敵况天下乎雖廢
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爲周之衰滅者
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爲封建之弊也秦
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
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教立不選賢
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導

其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苟踰其防
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
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敦睦親族爲先
不以封王爲急以優勸勞逸爲念不以建
侯爲思以尊賢寵德爲心不以開國爲意
以安撫黎元爲事不以廢郡爲謀則無疆
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矣況國家之制垂
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
臣敢知

氏又五十二議并甸阡陌容息游惰止兼
心會并實版圖心關土邑氣文心動衆人
問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
名其爲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爲功利可得
而聞乎限此經教人報定於本貴之谷而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游
惰寔繁雖歷代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
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廢之甚難
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官三

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食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狹畫爲夫井量入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

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敗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徵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苦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于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

爲井田者廢之頗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
且宜漸制何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
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奢者得其計王
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
商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
明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
入稀土曠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
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漸有數夫
然則井邑兵田之地衆寡相維門閭族黨

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
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
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
於農生業著於地者矣而計以限專味
雖自五十三議肉刑可廢不可用限曰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
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乘於稽古
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
者爲可勸創肉刑與命古制其間

臣伏以漢除肉刑迄今千有餘祀其間博
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
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入主忍而用之則
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
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
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入失本
惠者也臣以爲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
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

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取劓椽黥劓之類
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滌爲之
而天旣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
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
除去之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
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
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
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
宜復古之制也况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

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面
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
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
如彼酌之於情又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
哉傳曰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
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爲復之有害而無利
也其可變而改作乎又嘗思之而天下亦
耳書五千四刑禮道以迭相爲用蓋爲之
閱聖王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

懼以禮導人情故人知恥格以道率人性
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意者將
偏舉而用耶將並建而用耶從其宜先後
有次耶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
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
先矣然則王公大夫三不餘天之不兩
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
薙之以刑其闢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
獲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

生始則先道而後禮中則先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

爲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滯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刻邪窒慾致人於恥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

者之化成矣將欲較其短長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用達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虞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則時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八

策林四 凡二十一 道

五十五 止獄措刑

五十六 論刑法之弊

五十七 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五十八 去盜賊

五十九 議赦

六十 救學者之失

六十一 黜子書

六十二議禮樂

六十三沿革禮樂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六十五議祭祀

六十六禁厚葬變糾服經大罪婦小

六十七議釋教之樂

六十八議文章

六十九採詩

七十納諫卷四十八

七十一去諂佞天下富壽人吟頌林苑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請必敢惠恩

七十三養老立而對既歸而由林也蓋

七十四睦親限食以規豐而外對慈而

七十五典章禁令可會真實味斷消茶

七十六止獄措刑矣在富而教之富

七十七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

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

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為君赭衣滿

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恥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末，著之于篇。景監於刑措，不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復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恥格，故

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讎斂，萬姓窮苦，有怨無恥，紆究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

力殫財竭盡爲寇賊群盜滿山赭衣寒路
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
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
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
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
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
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
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
併雖堯舜爲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

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臯陶爲士不能止
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人於末
雖聖賢並生臣竊以爲難矣至若察小大
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僞
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
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
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
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
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恥之

路塞其寃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
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有措斯所謂致群
心於有恥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
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外察五十六論刑法之弊以升法科選法
吏轉重之限或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
何爲而大和今何爲而未理事同効異其
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官吏不得

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
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
壹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以爲非刑法不
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
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
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
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習之則
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

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
棧閣制勅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覩法無定
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
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人小人之心孰
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祐親愛者矣
有陷讎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
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
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
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

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刻
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
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律令足
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者辟而
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爲上科則應之者
必俊乂也升法直爲清列則授之者必賢
良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
爲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爲法官如此則仁
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培

刻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刑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則漏網而爲弊務於察察則及衆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爲得情適又論之嘗重而罪大者適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况小者乎刑故無小况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

之矣刑其太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捨之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政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寬猶防

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爲理者舉其網踈其網網舉則所羅者大矣網踈則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網於長吏踈其網於朝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闡然而日彰於天下矣無嫌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出之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

安其業厚其生使廉恥大興貪暴者息故
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
此舉德選能之効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
行文景富其民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
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
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雖嚴
桴鼓未靜尅攘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
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
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

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喻稱善之旨
厚其生業使俗知恥格舉以賢德使國無
幸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
聞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五十九議赦

臣謹案書曰眚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
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
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痊
疽之礪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噫啞

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爲用
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爲得也何者
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
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
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
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
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
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
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六十教學者之失禮樂詩書與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
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
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
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
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
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
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爲言行
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
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
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刪定
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
知生入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
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
人相從而化然臣觀大學生徒誦詩書之
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
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昔則作惠興孝

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
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
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歎者此
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
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
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
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
典謩爲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
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禘

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敦厚之教䟽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黜子書

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書作焉然則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班固叙之詳矣是非取捨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

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爲之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銷盪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夫

具六十二議禮樂九之書於焉然限六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徵禮之壞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崩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

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
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達樂者七
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屨垂拱者三百
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
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
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則壞樂盈
則放放則崩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
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
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

風未弭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
陛下慮其減削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
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
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
茲乎禮者白野莫辭外三玉樂莫盛於此
中而六未其沿革禮樂舉而計禮者治其
間禮樂之用首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
沿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立何
迷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方今大制

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適其時宜
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
旨審至樂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繼者
守而勿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
帝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
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辟雍冠服簠
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
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

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
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
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
情張爲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
是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
俗是得作樂之本情矣蓋善沿禮者沿其
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
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
於理矣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爲

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節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况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捨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姿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爲體以別疑

防欲爲用以玉帛俎豆燕數以周旋禡襲爲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爲心以中和孝友爲德以律度鏗鏘爲節以綴兆舒疾爲文飾與文可損益之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沿革損益不同同歸于理矣

今西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矣其節文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

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滯之音息矣若捨
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
以爲如何于野矣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
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
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
哀滯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
政通矣伏觀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
夫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

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
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
心動而怨則雖捨今器用古器而哀滯之
聲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
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
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
滯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濩韶武之
音人情不和也不樂也故臣以爲銷鄭衛
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

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
以爲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
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篲擗擊
野壤聞之者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
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
者適足慘慘戚戚矣故臣以爲諧神人和
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權其心不在乎變其
音極其聲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
事鬼神乎將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滛穰禱者有
僭濫諂媚之風蒸嘗者失䟽數豐儉之節
今欲使俗無滛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
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何作可以救之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所以
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
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

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神而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其牲牲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日事鬼神其實厚生業

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䟽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捨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昧從生之文徽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

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
典蒸嘗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
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
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俗
和人神之六端也惟陛下詳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
卑豐約煥然有章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
者久矣至使送終之禮大失其中貴賤昧

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况多藏必辱
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滯而
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
誠欲革其弊抑其滯則宜乎振舉國章申
明喪紀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不度
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
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
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與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滯興或曰足以耗蠹國
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
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太行慮成異教
殊俗之弊禪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深
利病相形從其遠者齊之必斷惑不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申古之教也
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
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
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

離派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
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
觀其教大抵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
報應爲枝以齋戒爲葉夫然亦可以誘掖
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爲不可者有以也
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
之教令今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
三孰甚焉况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
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

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乘古先惟
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
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
先王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
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
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
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
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
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

爲不可者以此也況僧徒月益佛寺日崇
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
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
古人云一夫不用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
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
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
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
焉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
百餘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以而生
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覩其虛
辭今欲去偽抑滯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
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文官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
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
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
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

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
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
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
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
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
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
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
古之爲文者止以紐王教繫國威下以存

烟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
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
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
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
矣雖彫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秕
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
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
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

賦合烟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
誅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
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
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
章不與三代同風者歟

六十九採詩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
後行爲政順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
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

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
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
以爲如何疑與山志七卷人言察人言而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
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
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
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
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

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
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
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
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
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
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
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
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
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

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上封章廣視聽言限而閱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久矣而

謬者未盡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心智爲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今之絕滅者通于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何爲何方得至於此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入其義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

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藹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

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謇諤之臣
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
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謇諤則朝廷之
得失如指諸掌內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
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
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謀之則無不聖神
也聖神啓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
蔽之有耶滅絕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
君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者有能

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
勸從諫誠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
來君雖有得未有復諫而理者也况其有
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况其有
得乎勤懇勸誠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
鑒之又問七十一去諂佞從讜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
迭用焉然則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

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者耶將有而不用
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詩興與前無五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
亂從諫興從佞亡也而取捨之際紛然自
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
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
其心乎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
必有其故自問皆人所疑豈不心自而如
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

則愚者退矣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
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
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爲
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
出而爲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
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
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
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用捨興亡之驗
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邦

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猶
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也蓋常人之情
悅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已守道者又君
子難進而易退况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
退况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
而踈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
及踈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
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體者日踈言則犯龍
鱗而必死也故政今日以壞邦家日以傾

斯所以變盛爲衰轉安爲危者矣是以明
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已引而進之
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
讜言之爲良藥也雖逆于耳恕而容之知
佞言之爲美疹也雖遜于心忍而絕之故
政今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爲
盛轉危爲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主
能鑒之曰情盡忠人必變止則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 在乎明

報施之道有盡忠人愛上則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
施之道也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
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
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善
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
道故臣致其臣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
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
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進不

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
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
樂君臣之道既阻於上則兆庶之心不得
不離于下也故曰君親臣如股肱則臣親
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
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
人如土芥則人視君如寇讎孔子云審吾
之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來我也則盡忠
愛上之來在於此不在於彼矣富貴

變上七未三養老不在使之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
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蓋能爲其立田
里之制以安其業導樹畜之產以厚其生
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
之主以爲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
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爲養老之道盡於
是矣臣以爲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
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

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
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
十者可以肉食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
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
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
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
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
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選用自公節故矣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爲牧守入爲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隸華之詠

協于內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代古七十五典章禁令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

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公古禁公不野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
於古道者歟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
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
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
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
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聖而萬人
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
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

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
愚以爲待陛下誠信以將之昔宓賤行化
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
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
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姿仁惠之力行令
禁止之勢萬萬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
敷而化不洽乎臣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
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
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

年理定臣竊未以爲遲矣伏惟陛下少垂
 意而待焉而此正平而災異不致諸國
 燹而外平命乎且又聞周公之野也則
 禁五之獲萬萬餘一邑守宰也何處婦
 而曰今以斯可止聖之樂也惠之也計
 恭爲野也及春肇將益延所聽也委其
 自氏文集卷第四十八也其始而占魯
 意以爲書野不始計於樂之昔交樂計
 聖之起則辭而禁未甚五今未甚計奇耳



